

内 部 交 流

S N 14 / 195 - 3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第二十卷

富赛特世家 (共三册)

(中 7 - 6 / 195)

富賽特世家

約翰·高爾斯華綏
徐道昉 著

第三部

出租

兩個仇人種下的致命的禍根
使一對命運多舛的情人結束掉生命。

——羅蜜歐與朱麗葉

第一卷



邂逅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的下午，索密斯從自己暫住的武士橋旅館裏出來，打算上科克街附近一家畫廊看畫展，順便察看未來派的行情。他用步行的去。自從大戰以來，只要能避免的話。他從來不坐馬車。在他的觀念裏，那些馬車夫都是一羣沒有禮貌的傢伙；不過現在戰爭已經結束，馬車又開始供過於求，這班人遵照人性的習慣，又開始變得有點禮貌了。但是，索密斯仍舊不能忘懷，心靈深處總把這些人和過去陰暗的記憶裏那些人認為是相同的。而現在，就如他所屬這個階級的人一樣，隱隱約約又把他們和革命看成一體了。大戰期間，他曾經有一個時期相當焦急；而和平時期，他的焦急還要厲害；這些經歷都產生了一種頑強的心理影響。由於過去經常在想像中看見自己破產，所以他現在已經不相信這在實際上的可能性了。一個人每年付掉四千鎊的所得

稅和超額稅，情況還不會壞到哪裏去。廿五萬鎊的財產，又有多方面的投資，而且只負擔一個老婆和一個女兒，這一切提供了他雄厚的實力保障，就是有人異想天開要征起資本稅來，也絲毫奈何他不得。至於把戰時利潤充公，他是百分之百地贊成，因為他自己一點沒有，而那班窮傢伙正活該這樣下場！不但如此，古畫的行情如果說有什麼上揚的話，他自從大戰開始所收藏的畫就越加值錢了。還有，空襲對於一個生性謹慎的人說來，也有使他獲利的效用，進而使一個向來頑強的性格變得更加堅強了。由於空襲使人耽心到財產整個被摧毀，那些由捐稅造成的部分損失也就不大使人害怕了；另一方面，由於對德國人的厚顏無耻痛恨慣了，使得他對工黨也自然而然的痛恨起來；如果不是公開地痛恨，至少在自己靈魂的神殿裏是如此。

索密斯一路走去。時間還早着，芙蓉跟他約好四點鐘在畫廊碰面，而現在才不過兩點半。走路對他有好處——他的肝臟有壓縮之感，而且神經有點緊張。他妻子只要進城，總是不耽在旅館裏，他的女兒總是到處亂闖，就像戰後多數的年輕女子一樣。雖說如此，在戰爭期間，她因為太年輕以致不能做什麼事，這一點總得感謝老天。當然，這不等於說他在戰爭開始時沒有全力支持國家；不過在全力支持和讓妻子女兒拋頭露面之間，還是有一道鴻溝的；這由於他的性情有種地方很古板，就討厭情感過分激動。比如說，他就曾經強烈反對安妮特回法國去（在戰爭的刺激下，她開始稱呼它「親愛的祖國」①）看護那些「勇敢的士兵」；那時候她非常之漂亮，而且在

① 書中為反映安妮特和其他法國人的口氣，揀選一些簡單法文，譯文不再保留；下同。

一九一四年時才三十四歲。果真如此，那會把她的健康和容貌都毀掉！但聽她的口氣，就好像她的確是個看護似的！他當時就堅決阻止她。還是讓她留在家裏給兵士做做裁縫和編織吧！安妮特因此沒有去成，可是從此就變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漸漸養成一種嘲笑他的習慣，但並不是公然嘲笑，而是在一些小地方不斷地嘲弄他。至於芙蕾，戰爭總算替她解決了要不要上學的複雜問題。鑒於她母親對戰爭的態度，芙蕾最好離遠一點，這樣還可以避免空襲，也不至被刺激而做出逾越的事情來；有了這樣的認識，所以他把芙蕾送到西部很遠的一個學校，在他看來，地點和學校的素質都算兼顧了，可是自己對這個孩子却想念得厲害。芙蕾！這個帶有點外國情調的名字，是她出世時自己突然決定給她取的；這個名字是對法國人明顯的讓步，可是他從來沒有懊悔過。芙蕾！名字漂亮；人也漂亮！可是好動，太定不下來了；性情又那樣執拗！而且蠻知道挾父親以自大！索密斯時常提醒過自己，這樣鍾愛女兒實在不應當。真是老糊塗了！六十五歲了！年紀不算小，可是自己並不覺得，原因是，儘管安妮特那樣年輕貌美，他的第二次結婚却只是一件冷淡的戀情而已。也許這是個運氣。他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熱愛過，那就是對他的頭一個妻子伊蓮。對了，他的堂兄佐里恩，那個娶伊蓮的傢伙，聽說已經是老態龍鍾了。七十二歲的人，從他第三次結婚起又過了二十個年頭，也難怪如此。

索密斯中途停了下來，靠着海德公園騎道的欄杆休憩一下。這地方從他出生和他父母去世的那所公園巷房子，到他三十五年前享受第一次婚姻生活的孟特貝里爾廣場的小房子，剛好是中點；所以是一個很適合的懷舊場所。現在他的第二次結婚生活又過了二十年了，那齣古老的悲劇就

像是發生在前輩子一樣——可以說，自從美蕾代替他盼望的兒子出世時就結束了。多年來，他已經不再懊恨沒有生兒子，連隱隱約約的恨意都沒有了；美蕾已經合乎他心裏需求的條件了。反正，她姓的是他的姓，而且到什麼時候會改姓，他根本就不去想它。真的，只要他一起起這場災難，他就模模糊糊覺得，只要嫁奩相當闊氣，說不定就可以把那個娶美蕾的傢伙買了過來，再叫他改姓；這有什麼不可以，現在不是高喊男女平等嗎？災難，這種模糊的感覺使他稍稍感到寬慰。可是，私底下他仍然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事；一想到這裏，索密斯一隻彎曲的手便使勁地擦起臉來，一直擦到他自己的下巴，那個使他感到安慰的下巴。幸虧平日飲食有節，這張臉並沒有變得痴肥；鼻子很削，而且蒼白，灰色的上鬚剪得很短，目力始終未衰。花白的頭髮禿上去一點，使前額顯得高了起來，可是由於身體微微有那麼一點僵，正好彌補了這個缺點，所以一張臉看上去並不太長。現在老一輩的富賽特裏只剩下一個侖摩西了（現在是一百零一歲）；侖摩西如果看見他的話，就會像往常一樣，說時間並沒有在這個最闊氣的小輩富賽特身上引起任何變化。

篠懸木的綠蔭剛罩在他整潔的杭堡帽上●；大禮帽他是早已不戴了；在這種日子裏，引人家注意到自己的富有是沒有用的。篠懸木啊！他的思緒一下子就飛往馬德里。那是大戰爆發前的那個復活節，當時爲了決定不下買不買那張郭雅的畫，他就像航海家爲了發現陸地一樣，特地跑到這位畫家的故鄉去研究一番。他的印象是，這傢伙確是個大手筆，真正的天才！儘管那班人把他抬得這樣高，在他們的興致喪失之前，他要把他抬得更高。第二次的郭雅狂熱將要比第一次還要

●可分爲兩種，一爲男用帶透凹頂之軟帽，一爲形態類似之女用軟帽。

厲害；是啊！他於是買進。那次上馬德里去，他還請人摹了一張叫「摘葡萄」的壁畫；他從未有過這種行徑；畫的是一個一隻手撐着腰的女子，他看了覺得很像自己女兒。這張畫現在掛在麥波杜倫的畫廊裏，可是拙劣的很——郭雅是模仿不了的。可是碰到女兒不在場時，他還會看看這張畫，原因是畫中人那種輕盈剛健的腰肢，彎彎的開闊的眉毛，黑眼珠裏蘊含的焦切夢想，都使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兒。他自己的眼珠是灰色；真正的富賽特家人沒有一個是褐色眼珠的；她母親的眼珠是藍色，然而芙蕾偏偏生了一雙黑眼睛，不過她外祖母的眼睛却是黑得像糖漿一樣！

索密斯又開始向海德公園三角場走去。在全英國更沒有比這兒馳道的變化更大了！由於他的出生地點離這裏只有一箭之路，一八六〇年以來的事情他全都記得。在孩提時他便被大人帶到這裏來，瞠目望着那些穿緊身褲、留腮鬚的花花公子以騎兵的姿勢騎着馬馳騁；看戴着白荷葉邊大禮帽的人舉帽爲禮，神情最爲閑散；還有那個弓形腿的矮子，穿一件長長的紅背心，總是夾在時髦人中間走來，手裏牽上幾條狗，想要賣一條給他母親：查理長毛垂耳犬^①，意大利跑犬，就喜歡挨在他母親帶襯的裙邊——這些人現在全都見不到了。真的，現在什麼上等人土都看不見了，只看見許多工人一排排枯坐在那裏，除少數幾個蹦蹦跳跳的年輕女子，戴着圓頂帽，跨騎在馬鞍子上馳過^②，或者一些不懂騎術的殖民地的人，坐在雇來的、一副寒儉相的馬上，來回奔馳，什麼都沒有得看的；偶然看見些騎幼駒的小女孩子，或者藉騎馬舒散一下肝臟的老頭兒，或者一個

① 一種曾爲英皇查理二世喜愛過的西班牙種長毛垂耳之小犬。

② 以前英國女子騎馬只是橫坐在馬鞍子上，像男子一樣分跨在鞍上的還是第一次大戰後才看見。

勤務兵試騎着一匹高大的「衝鋒陷陣」的戰馬；純種馬看不見，馬夫也看不見，禮貌、風度、談笑——全看不見；只有這些樹還是一樣——只有這些樹對人事的變遷漠不關心。一個民主的英國——又紛亂，又匆促，又嘈雜，而且好像一個沒有完似的。索密斯靈魂裏那一點乖僻的脾氣激動起來了。那個高貴文雅的上流社會永不再來了！財富是有的——噢，是啊！財富是有的——他父親就從來沒有像他這樣有錢過；可是禮貌、情趣、風度全不見了，失陷在一片廣漠的、醜陋的、摩肩接踵的、聞見氣油味的粗鄙寒暄中。到處潛匿着一些中落的階層，代表風雅和高貴的習氣，可是零零落落的，正如安妮特常說的，非常寒儉；但是，要指望再看見什麼堅定而合理的風氣出現可別想。而他的女兒——他生命中的花朵——就是被扔擲在這片禮貌全無、道德敗壞、亂嘈嘈的新世界裏！等到工黨的那些傢伙掌握政權以後——如果他們有朝一日掌權的話——那就還要更糟。

他從三角場的穹門走了出去；謝謝老天爺，這座穹門總算不再被探照燈的鉛灰色照得奇形怪狀了。「他們最好在大伙兒都去的地方裝上探照燈，」他想，「把他們寶貴的民主照得通亮！」他沿着畢卡第里大街那些俱樂部的門前走去。喬治·富賽特當然已經在伊希姆俱樂部的拱窗前面坐着。這傢伙現在長得更胖了，簡直成天坐在那裏，就像一隻動也不動的、諷刺而幽默的眼睛注視着人世的衰謝。索密斯加緊了步伐，他在自己堂弟的視線下總是從心裏感到不自在。從前聽見人說，喬治在大戰期間寫過一封署名「愛國者」的信，抱怨政府毫無理由的限制跑駒吃的燕麥。瞧，他不是坐在那兒！又高大、又魁偉、又整潔，鬍子剃得光光的，頭髮梳得亮亮的，一點兒不

稀，塗的當然是最好的生髮油，手裏拿一張粉紅報紙①。哼，他可沒有變！索密斯心裏——這在他有生以來可能是第一次——忽然對這個具有諷刺性的親人從心裏感到一種同情。這樣大的塊頭，分開的頭髮梳得這樣整潔，一雙眼睛就像叭喇狗那樣凶，他這個人如果代表舊秩序的話，倒還不容易搬得動呢。他望見喬治把粉紅報紙擺動一下，好像招呼他上去。這傢伙想必是要問問自己財產的事情。這些財產現在還是由索密斯代管；原來二十年前——那個痛苦的時期——他和伊蓮離婚時，索密斯雖然只在律師事務所裏掛個名，但是不知不覺地把所有純屬富賽特家的業務全攪過來了。

他只遲疑了一下，就點點頭走進俱樂部。自從他的妹夫蒙塔谷·達耳提在巴黎去世以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肯定不是自殺——這所伊希姆俱樂部在索密斯眼中好像變得上流些了。喬治，他知道，也已經不再幹那些荒唐事兒，現在一心一意只放在飲食享受上，吃起來總揀最好的吃，使自己不至更胖下去；至於賽馬的玩意兒，照他自己的說法，「只養一兩頭驚馬保持一點生活興趣而已」。有這些緣故，所以索密斯在拱窗前伴隨自己的堂弟時，並沒有像過去上這兒來時，會感覺到做了冒失事的尷尬心情。

喬治伸出一隻保養得很好的手來。

「戰後還沒看見過你，」他說，「嫂子好嗎？」

「多謝，」索密斯冷冷地說，「還不錯。」

① 專登賽馬新聞的報紙。

喬治臉上的肥肉有這麼一剎那擠出隱隱的揶揄，眼睛裏也顯露出來。

「那個比利時傢伙，普羅芳得，」他說，「現在是這兒的會員了。是個怪異的人。」

「很好！」索密斯說，「你找我有什麼事？」

「老偶摩西；他說不定隨時都會翹辮子的。想來他的遺囑已經做好了吧？」

「做好了。」

「對了，你或者隨便哪一個人應該去看一下他——老一輩子裏最後的一個了；他現在是一百歲，你知道。他們說他就像個木乃伊。你預備把他葬在哪裏？按道理應當給他砌一座金字塔才是。」

索密斯搖搖頭。「葬在高門山祖墳那邊。」

「哼，我想如果葬在別處的話，那幾個老姑太會要想他的。他們說他對飲食還有胃口。你知道，他說不定還會活下去。這些老一輩的富賽特可真有辦法。他們十個人——平均年齡八十八歲——我算過了。這應當和生三胞胎一樣少見。」

「就是這些事嗎？」索密斯說，「我得走了。」

「你這個不通人情的渾蛋，」喬治的眼睛好像在回答。「對了，就是這些。你去看望看望他那壯麗的陵寢——老傢伙說不定要顯聖呢。」喬治臉上肥線條形成的笑容消失了，他接着又說：「你們做律師的可曾想出什麼辦法逃避這種該死的所得稅呢？固定的遺產收入受到打擊最厲害。我往常每年總有兩千五百鎊；現在弄得僅僅得到像求乞似的一千五百鎊，生活費用却花了兩倍。」

「啊，」索密斯低聲說，「賽馬受到威脅了。」

喬治的臉上顯出一絲勉強的自衛神情。

「哼，」喬治說，「他們從小就把我教養成一位游手好閑者，現在人老力衰，却一天天潦倒下去。這些工黨傢伙非全部拿到手決不干休。到那個時候，你打算怎樣來謀生呢？我預備每天工作六小時，教那些政客懂點風趣。你聽我的忠告，索密斯；去競選議會議員，先把每年四百鎊拿到手——還可以雇用我。」

索密斯走後，他又回到拱窗前自己座位上去了。

索密斯沿着畢卡第里大街一面走，一面深深玩味着他堂弟適才的一番話。他自己一直是克勤克儉，喬治則一直是又懶惰，又會花錢；然而，如果一旦把財產充公，受到剝奪的倒反而是他這個克勤克儉的人！這是對所有道德的否定，把所有富賽特的原則都推翻了。離開了這些，試問還能建立什麼文明社會呢？他認為不能。他那些藏畫總還不會被充公，因為他們不懂得這些畫值多少錢。可是，一旦這些瘋子榨取資本起來，這些畫又能值多少錢呢？全部因為供應太多而成爲滯銷貨。「我自己倒不在乎，」他想，「在我這樣的年紀，我可以一年靠五百鎊錢過活，完全不會感到什麼不便。」可是美蕾！這筆財產，在投資上分布得這樣廣泛，還有這些經過謹慎挑選和收集來的寶物，不都是爲了她！如果弄到後來都不能交給她或者遺留給她，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而且現在跑去看那些無聊的未來派作品，弄明白它們有沒有前途，又有什麼用呢？

不過，當他抵達科克街附近那家畫廊時，仍舊付了一先令，拿起一份目錄走了進去。大約有十個人正在東張西望。索密斯走前幾步，迎面看見一座像是被公共汽車撞彎的電燈杆子。這東西就陳列在離牆三步的地方，在他那份目錄上寫的是「朱庇特」^①。他帶着好奇心細看這座石像，因為他新近對雕刻也稍稍留意起來。「這如果是朱庇特，」他想，「不知朱諾^②又是什麼樣子呢。」突然間，他看見朱諾了，就在對面。在他看來，朱諾簡直像一個幫浦帶兩只把手，穿一件雪白的薄衣裳。當他還在凝望這座像時，兩個東張西望的人走到他左邊停下來。「太妙了！」他聽見其中一個說了一句法文。

「胡扯！」索密斯一個人暗罵。

另外一個的年輕聲音回答：「你錯了，老兄；他在捉弄你呢。當他像上帝那樣創造了朱庇特和朱諾時，他在說：『我看那些傻瓜的輕信程度有多少。』他們果却全部欣然接受了。」

「你這個傻瓜！伏斯波維奇是一個創新派。你難道看不出他已經把諷刺帶到雕刻裏來了？造型藝術、音樂、繪畫，甚至建築的前途就決定在諷刺上面。這是必然的。人都膩味了——情感的玩意兒已經開始走下坡。」

「哼，我還能夠對美感到一點興趣呢。我是經過大戰的。你的手帕掉了，先生。」

索密斯看見一塊手帕遞到自己面前。他接過來，有一種本能的疑惑，就湊近鼻子聞聞。氣味

●羅馬神話中的天帝。

●朱庇特的妻子。

對的——是沃得克龍^①的香味——而且角上有自己名字的縮寫。他稍微放心一點，就抬起眼睛望望那個青年人的臉。兩隻耳朵有點淡黃褐色，一張帶笑的嘴，一邊留一撇小鬍子，就像半截牙刷，骨碌碌一對小眼睛。

「謝謝你，」索密斯說；然後有點氣憤地又接上一句：「很高興聽見你喜歡美；這種事在目前是不大見到的。」

「我簡直着迷，」年輕人說；「可是你跟我碩果僅存的兩個人了，先生。」

索密斯笑了。

「你要是真的喜歡畫的話——」他說，「這是我的名片。隨便哪一個星期天，如果你到河上去並且願意賞光的話，我可以拿點真正的好畫給你看。」

「多謝多謝，先生。我非常之願意到府上。我叫孟特——米契爾。」他把帽子除下來。

索密斯這時已經懊惱得有點衝動，所以只抬一下帽子還禮，同時不屑地看看年輕人的同伴，那人打了一條紫領帶，蛞蝓^②似的難看的腮鬚，鄙薄的神情——就好像自命是個詩人！

他好久沒有作過這類冒失的事情了，所以就找了一處凹室坐下來。他怎麼糊里糊塗把名片送給這樣一個飛揚浮躁的青年？而跟他在一起的又是那樣一個傢伙。這時，一直藏在他思想深處的美蕾就像自鳴鐘報時的金絲人兒突然躍了出來。凹室對面屏風上是一塊大畫布，上面塗了許多

① 一種用酒精和香油做成之香水。

② 一種類似蝸牛而無硬殼之動物。

番茄色的方塊塊，此外什麼都沒有，至少從索密斯坐的地方看起來是如此。他看一下目錄：「三二號——未來的城市——鮑爾·波斯特。」「我猜這也是諷刺畫，」他想。「畫得什麼東西！」可是這第二個衝動來得比較謹慎。匆促的否定是不妥的。過去莫奈^①的那些有條紋的作品後來竟成了那樣的名作；還有點畫派和高更^②。是啊，便是後期印象派之後，也還有一兩個畫家不容輕視呢。說實在話，在他三十八年的鑒賞家生活中，他已經目睹了許多「運動」了，嗜好的浪潮和技巧的講求是那樣的大起大落，弄得人什麼名堂也摸不清，只知道每次風氣改變，總是有利可圖罷了。眼前這個玩意兒很有可能是一個應當克服自己原始直覺的例子，否則就會錯過機會。他站起來走到那張畫前面，拚命用別人的眼光來看它。在那些番茄色的方塊塊上面，在他看來好像是落日景象，後來却有個人走過時說：「他這些飛機畫得多妙，可不是！」番茄色的方塊塊下面是一條白帶子，加上些垂直的黑條條；他簡直看不出有任何意義，後來另外一個人走過來，低聲說：「他這前景表現得多好！」表現？表現什麼呢？索密斯又回到座位上。這個東西「內涵太豐富了」，他父親在世時就會這樣說，而他認為毫無任何關係。表現！啊！聽說大陸上現在全是表現派了。現在流傳到這兒來了，可不是？他記得一八八七——也許八八——來過第一次流行性感冒的浪潮，人們說是從中國開始的^③。這個表現派——不知道又是從哪兒開始的。這東西簡直是十

① 莫奈（一八四〇—一九二六），法國畫家，印象派的創始者。

② 高更（一八四八—一九〇三），法國畫家。

③ 這裏充分表現出當時英國人的對華心態。